

後漢書

一九

列傳第三十九

范曄 後漢書四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 注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

業太學

泰山松書充幼聰朗誦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

師事扶風

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

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
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
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
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
置刀筆箸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素山

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
之恒秘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
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
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
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釋
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爲從

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

書薦充才學

謝承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

楊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

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

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

鄙庶孽

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

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

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

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
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
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訐攻也
謫責也足以觀見當
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
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
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
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

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

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

尚書
咎繇

謨曰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也設都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

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

乎

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爲己力乎

以罪犯人必

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

以道事君

五代謂唐虞夏殷周也

澤及草木仁被率土

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

詩大雅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季

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

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

史記曰白起為秦將與趙戰於

長平阮趙卒四十五萬人蒙恬為秦將北逐戎翟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此為虐於人也

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

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

東平王雲事封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為賢起大第於北闕下封為高安侯

易曰德

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

易繫辭之言

是

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

竊位之人天奪其鑒

論語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左傳晉卜偃曰號

必亡矣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杜預注云鑒所以自照也雖有明察之資仁

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
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
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
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
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
歷觀前政貴人之心也與嬰兒子其何
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
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

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癰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

趙將李牧爲韓倉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柱以自殺見戰國策

豈非無功

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

得者餌也

曾子之文也亦見大戴禮

貴戚願其宅吉而制

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

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

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

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

行而思傳世之功

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

其與幾何

豈不惑哉豈不惑哉浮侈篇曰王者

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

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

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

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

形

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

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

遊手爲巧謂彫鏤之屬也

務

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

詩商

頌文也鄭玄注去極中也翼翼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

今察洛陽資末

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
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
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
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
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
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

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

上天降灾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

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彊而驕人則弱居理而不修德

則亂恃安而不慎微則危矣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

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度以下並節卦彖辭也鄭玄注云空府

臧則傷財力役繁則害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

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七月詩幽風也大謂

耕桑之法小謂索綯之類今人奢衣服侈飲食

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

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

任合

謂相合爲任俠也

或以游博持掩爲事

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

殖傳曰又況掘冢搏掩犯姦成富也

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

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

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

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

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詩陳風也婆娑舞兒謂婦人於市中

歌舞以事神也

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

易家人卦六二

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而起學巫祝

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
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爲恐懼至使奔
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茲
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
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
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
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
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
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爲僞以易

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

損或作捐

夫山林不能

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

孝文皇帝躬衣弋綈

前書音義曰弋阜也綈繒也

革舄韋

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

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

組綵牒

牒即今疊布也

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箒中

女布

說文曰綺文繒也前書曰齊俗作冰紈子細稱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

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雖精麤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楊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箏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之荊州記曰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爲女子布也

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

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蜀賓及大秦國吳錄曰瑇瑁似龜而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爲山石之文也窮極麗靡轉

相誇咤

郭景純注子虛賦曰詭誇也咤與詭通也

其嫁娶者車駟

數里緹帷竟道

蒼頡篇曰駟衣車駟音薄丁反又步田反

騎奴侍

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

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

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

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

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

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易繫辭之言也

桐木爲棺葛采爲緘

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

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采猶葛

也緘束也

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

楸梓槐柏桤櫟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

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

師貴戚必欲江南櫟梓豫章之木

櫟音乃豆反見埤蒼